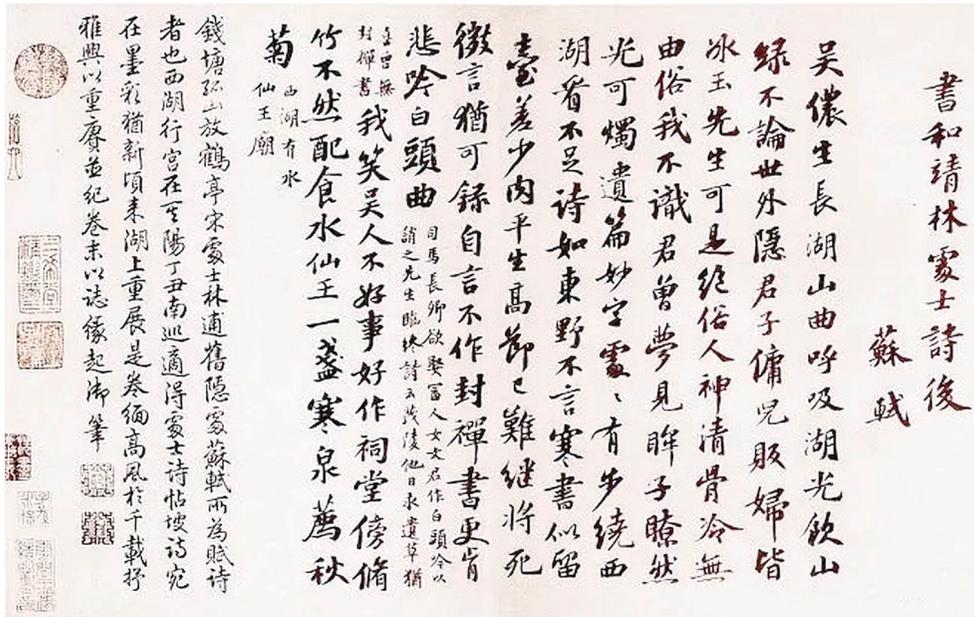


林逋诗中的镇江

文/沈伯素



苏轼作林逋诗帖 图：沈伯素提供



林逋(967年—1028年)，北宋诗人，世居浙江，逝世以后，宋仁宗赐谥“和靖先生”，世称“林和靖”。林逋熟悉镇江，诗吟镇江。作为镇江人，读一读他的镇江诗，不无受益。

林逋有一些奇特的性格，第一大奇是终生未娶，因特爱梅与鹤，世人谓其“梅妻鹤子”。第二大奇是中年以后隐居杭州二十年不出山，自比陶渊明，在《夏日即事》一诗中写道：“时为渊明一起子”。第三大奇是他作诗随写随丢，并不保存，一生写过无数首诗，后人只收集到330首，并整理成集。

林逋既是多年隐居不出，何以又有镇江诗？这是因为一，据《宋史·隐逸传》载，他初年曾“放游江、淮间”，甚至与朋友一起北游；二是他与高僧诗友相往还，客走必远送。这亦可算作他的第四大奇。他南送北送，东送西送，现存送友诗四十余首，其中，送友至金陵和“赴阙”（至京师）多次，还有到山阳（今淮安）的，这些送别，一般都要经过镇江。明写送至镇江的诗，收录在《林逋诗集》中的，就有《送人游金山》、《西梁山下泊船怀别润州臬上人》等。他一生来到镇江的次数可与苏轼相比。他的送友诗含有深厚情感，正如他在《长相思》中所写：“吴山青，越山青。两岸青山相送迎，谁知离别情？”

林逋的诗风，可用他自己的两句诗来概括：“清如霜月三五夕，瘦似烟篁一两竿。”“清瘦”二字传神至极：清即清雅、清淡，有余韵，耐回味；“瘦”则是指诗的题材尽量回避政坛大事，仅写身旁风景和事物。“清瘦”也表现了他的洒脱和超逸，山水气氛比较浓烈。现从《林逋诗集》里，择其有关镇江的四首浮浅赏析于下。

《送人游金山》：“水烟霜树矗层峦，点破江心一簇寒。见说天多剩得月，为

予间上上方看。”他和友人在江心小舟上欣赏金山，江水冲击着船舷，山从水烟上浮出，从月光下隐现，层层叠叠。远望金山似乎平淡，却收藏了精彩，使他舒心，觉得是一种上上的享受。

《送牛秀才之山阳省兄》：“之子咏陟冈，别我岁时晏。后夜失群鹤，高天着行雁，楚山远近出，江树青红间。尊酒无足辞，离愁满行盼。”林逋送友人牛之去山阳（今淮安），来到镇江，流连忘返，酒间畅叙友情，自然想到当年王昌龄《芙蓉楼送辛渐》的诗句：“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”与唐代著名诗人产生类似的情感。

《送史官赞三溪解印归阙》：“杜若萋萋天似水，一樯风信快吟怀。春坊冠盖还朝籍，宝婺溪山别殊斋。访旧约僧登北固，破程乘月宿秦淮。东南出宰才居最，畴为言扬向玉阶。”林逋送友人赴京经镇江时，又是游山，又是玩水，两人共宿于北固山，与山僧相会，说古谈今，一个并不太关心政局的诗人，对江浙一带大出人才一事也颇有感慨。

《西梁山下泊船怀别润州臬上人》：“画图行李是随缘，立别江头雨霁天。铁瓮独归三月寺，铜瓶轻挂两潮船。吟焚篆籀香初竭，老拥云霞衲已穿。昨夜西梁山下月，为师怀想几凄然。”这是林逋对友人的述怀诗。写到当年与友人共游镇江，逛铁瓮城，“铁瓮独归三月寺”；写到饮中冷泉茶，有“铜瓶轻挂两潮船”一句，记写在船头用铜瓶沉入水下汲取中冷泉水的场景。

铜瓶汲水是诗人对镇江最特殊的记忆。史上铜瓶入诗的不少，如唐代名士张乔，渡船于金山江面，有“铜瓶汲夜潮”诗句；宋代陆游船渡金山有诗句：“铜瓶愁汲中冷水”；名臣文天祥途经京口，也写下了“闲品茶经拜羽仙”和“中冷汲水烹新芽”及“瓶罌制铜缚束麻”等句。赞美中冷泉，也是对镇江的赞美。

林逋出生杭州，隐居杭州，因为人奇特，诗作丰厚，自然受到了比他稍后、在杭州任职多年苏轼的关注。老苏敬仰他的诗作和品行，元祐八年读过林逋诗后，书写了题为《书和靖林处士诗后》诗，此名篇中有句曰：“先生可是绝俗人，神清骨冷不由俗。我不识君曾梦见，瞳子了然光可烛。”乾隆皇帝南巡时，见到苏轼的这幅诗书作品，更是十分欣赏，提笔在纸上题句近百字，盛赞前后两位诗人，御笔中有句曰：“緬高风于千载，抒典雅以重赓。”

五州山游记

文/任德发

五州山在家乡城市的西南角，是现在从高新区去句容的必经之地。据载山高约306米，山体挺拔耸立，先缓后陡。相传是因为登上山顶，可以望见扬州、升州、真州、润州、泰州等五州而得名。

记得二十年前，身强力壮时，曾带着家中兄弟姐妹们，乘兴上山的欢乐情景。过了半山亭，人人手脚并用，比猴子还敏捷，到了山顶，见有一钢铁架子的建筑，众人即在那合影留念，喜笑颜开。而后迎风眺望，尽享了城市山林，大江风貌，至今还记忆犹新。可如今，自己到了垂暮之年，老迈年高，岂能再逞一时之勇。只是听说五州山的开发已初具规模，尤其是寻到了苏颂的墓址，又建了纪念馆，岂有不去再查看的道理。

时近深秋，22路公交车在那宽阔的柏油路上，将我与我老妻带到了五州山脚下，高大的彩色门楼标注着净因寺到了。山腰上的净因寺，建于晋永熙年间，初为因胜寺，后改称净因寺，曾经是镇江城西较有影响力的寺院，距今有很长的历史。它几经兴废，又曾经毫无踪迹，二十几年前它逐渐呈现时，还只是一座几间屋子的情景，现今不同了。当我们走上高坡，站在寺内广场上时，呈现眼前的是可容纳数千人的寺内广场，东首是天王殿据守山门，西首一对汉白玉雄狮护卫，拾级而上的是药师宝殿，高大宏伟的建筑，重檐歇山屋顶，富丽堂皇，再后面还有藏经楼。南北两侧，清一色黄墙灰瓦的二层建筑，是客堂、济公殿、地藏殿、观音殿，整齐有序。巡视了一周，大殿上、佛堂内，佛像威武肃穆，金碧辉煌，一片庄严净土，今非昔比。

天王殿北侧与客堂、琉璃斋相邻的即为新建的苏颂祠。苏颂，字子容，福建同安城关人，宋代的政治家、天文学家、天文机械制造专家、药物学家，官至宰相。一生从政五十余载，从地方官做到中央官吏，是北宋王朝仁宗至徽宗五朝的重臣，更是一位为官清正、举贤任能的贤臣良相。他在润州逝世，葬于镇江

城西五州山。其墓地的探寻、宗祠和纪念堂的重建，都不简单。

苏颂祠大门古朴端庄，门楣横匾“宋相魏国公苏颂祠”，左右楹联“才可适时实乃朝廷珍宝，识能远虑诚为邦国圭璋”。墙上有牌，乃是廉政教育基地。在一信众的帮助下，我与老伴走进了这祠堂的大门。

院内前方正中，是苏丞相的半身铜像，虽不相识倒有几分面善，背景墙上京口三山的图案和《三希堂法帖》收录的苏颂题记。左侧是“苏氏宗祠”，大门两侧的墙壁上镶嵌两块碑刻，为“复建宋相魏国公苏颂祠记”和“重建五州山因胜寺碑”。右侧即是“苏颂纪念馆”，重檐歇山顶的三大间建筑古色古香，正中悬挂着红匾一块，金字正楷“苏颂纪念馆”，两边廊柱上有抱柱楹联，两句话总结了苏丞相一生的业绩成就。

走进纪念馆，三间房室内，全方位展示了苏丞相在天文、药物领域的贡献，他的勤政亲民和在文学方面的成就，以及对后世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。苏颂的事迹和成就，分为了几个主题，至此方知苏丞相可与科技巨星沈括相齐并立，而这两位人物都与我们镇江关系密切，实在感到自豪。据介绍，三间纪念馆顶部天花板的设计，是根据苏颂编印的《新仪象法要》中绘制的星图设计的。制造过程充分利用了现代科技和材料，参观者一抬头，便能见到五幅星图，星光璀璨。

出宗祠便门，我们又去看了五州山宝泉“千尺井”。在宗祠西北方向，走了百余米山路，千尺井的位置是五州山腰，青石矮墙周围有一小块平地，井偏北侧，旁有一座石制六角亭，檐下匾刻“云水亭”。据传济公活佛当年募得木材修寺院时，是从此井运到五州山来的。千百年来，水清醇甘冽，水量充沛，常年不涸，饮之有神清气爽之感，造福了一方百姓。

回程途中，我们尽赏山光秋色，丹黄点染。秋阳照耀下，黄的耀眼、红的醉人，令人陶醉。据说五州山将成为一张新的城市名片，它的山势雄伟，绵延起伏，其间林木繁茂，紫竹丛生，茶树成片，兼有怪石、云山、溶洞、清泉点缀其间，是目前我市生态环境保护比较完整的一块宝地。

